

風光遮掩辛酸淚 金融才俊也財盡

金融才俊也

每12位港人便有1位是千萬富翁？這其中又有多少人擁有「千萬富翁」的光環，卻在光環之下過着拮据甚至「財盡」的生活。表面看似風光無限的他們，背後的苦又有誰人知。

有數據顯示，本港打工仔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.84萬元，但金融及保險從業員卻高達2.9萬元，較平均數多逾萬元，亦是一

眾行業中最高。然而近兩年面對修例風波及疫情的衝擊，香港經濟均錄得負增長。經濟不景，直接影響銀行經營，一向高薪厚職的金融業屢傳凍薪裁員的消息；而疫情下兩地交流陷於停頓，亦令銀行保險的跨境生意大受影響，即使「保得住份工」，在花紅大減之餘，甚至要面對減薪。

收入大增無望，支出又省無可省。有投行從業員因供樓及生活費等入不敷支，要靠借私人貸款度日；也有人為維持所謂「才俊」形象，置裝及應酬等開支巨大，選擇居於不足200呎的「蚊型」單位，有口難言；更有人擁千萬資產，但卻是物業為主，手頭流動資金緊張，要做省吃儉用的「窮富翁」。

投行董事：

月入7萬
都頂唔順

陳生每月
支出分布

投行董事，
一家三口，
月入7萬，計
及花紅年薪
過百萬

項目	每月開支
供樓	3萬
子女教育	1.5萬
保險／基金	2萬
工人及其他雜費	2萬

總計：每月平均開支8.5萬

今年40歲的陳生，在知名學府博士畢業後便獲一家中資投行聘請，如今已升至董事一職，月入達7萬，計及花紅年薪過百萬。表面上看，陳生事業發展可謂一帆風順，令人羨慕。但誰會估到，他每月卻過着入不敷支的日子，個別日子甚至要靠借私人貸款渡過難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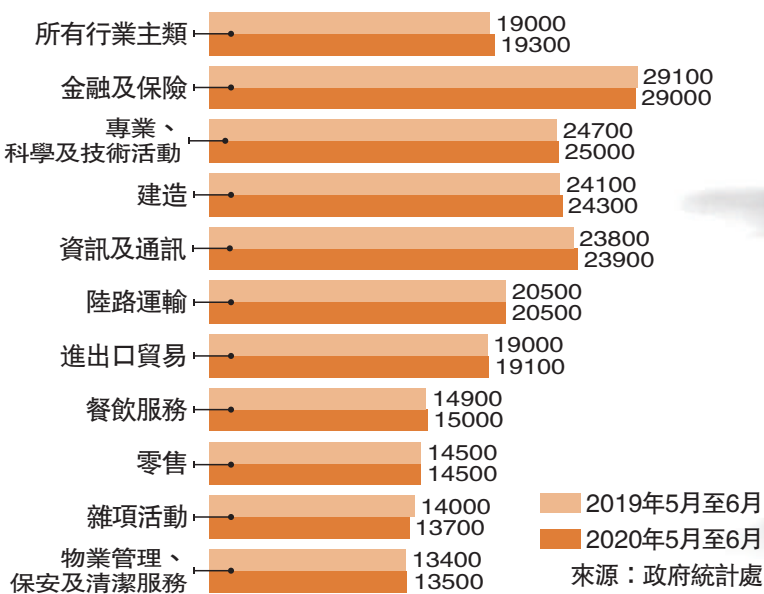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為全職主婦、有外傭、子女讀私立學校，是本港不少中產家庭的寫照，陳生也不例外。他向記者分享了每月開支：「最大支出是供樓，薪金差不多一半用於供樓，再加上子女教育、保險、工人及其他開支，我每月基本都是入不敷支，要靠年底花紅補貼。」

修例風波加上疫情的打擊，近年本港經營環境日趨嚴峻，亦蠶食了銀行的整體表現，不少金融機構紛紛削減花紅，陳生所在的投行也是一樣。他十分依賴年底花紅，當年發放不理想便十分頭痛。「有時實在沒有辦法，手頭現金流不足，要供樓、要養家，又未到發花紅日子，唯有借私貸。」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他已成為銀行私人貸款的常客。過重的負擔亦令陳生不敢輕言轉工。「自己於這個崗位已數年，眼看再向上升的空間有限，自己也十分想出去再闖一闖，但又擔心新工作環境一旦未如理想，自己又不能裸辭。」人前風光的他，面對種種壓力，只能咬緊牙關度過。

事實上，即使沒有家庭負擔，亦有其他壓力要面對。據陳生透露，他的一名前線同事為單身貴族，生活本應無憂，但卻常常向他抱怨「不夠使」。皆因他要面向客戶，置裝費自然不能省，名牌、名錶更是必備；再加上平日的應酬活動，動輒出入高檔食肆，平日使費甚大。由於置裝及應酬等開支已佔去他人工一大部分，香港樓價又貴，唯有選擇居於不足200呎的「蚊型」單位，亦不敢向人透露自己住處。

金融業月薪中位數領跑一眾行業

(港元)



中產籲提高供樓扣稅及子女免稅額

建言獻策

過去一年香港受疫情打擊，失業率高企。中產之聲主席李子榮透露，不少會員向他反映工作及經濟上均面對不少壓力，有會員由長工被迫轉為合約工，減薪及放無薪假等更是常見。「會員大多做到中高層，薪酬不低，自然成為僱主開刀的對象。收入減少，但子女教育、交通費及供樓等開支未有減少，有朋友壓力太大失眠。」

「中產作為夾心階層，政府政策受惠最少，但稅卻交得最多，希望隨着經濟復甦，政府可考慮為中產『做多少少』。」李子榮感嘆道。但他明白，現時環境難要求政府特別照顧某一階

層，正所謂「巧婦難為無米炊」，政府在2020/21財政年度預計錄得破紀錄的逾2500億元赤字，理解政府有其難處。

李子榮希望政府於經濟復甦後，於多方面支援中產。他指，供樓是中產家庭一大開支，雖然低息環境持續，但本港樓價高企不下，按揭供款佔家庭開支比重甚大，望政府可將物業按揭供款給予扣稅優惠，而不只是利息扣稅。子女開支亦是中產家庭的一大負擔，他亦建議政府考慮提高子女免稅額及提供學習津貼。

李子榮指，不少中產擔心退休後失去保障，不少都買入3至4份保單，單是保費月供過萬。他希望政府可再加大有關稅務扣減

中產階層建議

- 給予物業按揭供款扣稅優惠
- 提高子女免稅額及提供學習津貼
- 加大保險產品，尤其是醫療保險的稅務扣減額度

供樓負擔最大

投身金融業逾30年，黃生現已升至高級部門主管，月薪逾6萬元，計及名下物業已擁千萬資產。不過，由於他的自置物業面積較細，不夠一家四口居住生活，他只能將物業出租，每月賺取的租金幫補在外租房。租金、供養妻兒，加上負擔工人開支，每月可支配收入所剩無幾，連自己過去愛好的攝影，也只能購買檔次較低的品牌產品代替。

黃生大學修讀金融財經系，畢業前曾到過銀行實習，因喜歡那裏的工作環境，便選擇銀行為終身職業，成為旁人眼中的佼佼者。為了讓退休生活更安穩，除了在香港置業，他看好大灣區前景，近年赴內地灣區城市置業，供樓負擔增加，加上妻子因要照顧兩名年幼兒子而長年沒有工作收入，家庭生活可謂是捉襟見肘。

「除日常必要開支外，不敢多買東西，即使自己愛玩攝影，也不敢購買外國高級貨品，而只會到網上搜求檔次較低的品牌產品。」雖然身為銀行高級管理層，但黃生卻不敢隨意消費，更多時候選擇的是櫥窗購物（Window shopping），量入為出，省吃儉用。

銀行高級部門主管：

私人銀行高層：

不通關
客難留
收入大減

鄭生每月
支出分布

一家四口，
與妻子合共
月入8萬

項目	每月開支
供樓	2萬
子女教育及保險	2.2萬
工人及其他雜費	2.5萬

總計：每月平均開支6.7萬

從事私人銀行業務的鄭生，平時需要經常出差往返兩地，自疫情爆發後工作陷入停滯，面臨較大業績壓力。他向記者坦言：「往年花紅有五個月的人工，去年卻只得一個月」。疫情不僅讓個人收入縮水，而且產生了職業危機。鄭生解畫，其所服務的客戶主要是內地高淨值群體，長期通關限制使得很多潛在Case流向內地同行。

過去跨境理財業務需要來港開戶，鄭生可憑藉全流程服務維護客戶資源，如今兩地封關後，內地高淨值人群亦能通過互聯網券商投資港股美股，分流了部分潛在生意。他表示，下半年香港有望開啟「理財通」，客戶在內地即能完成跨境投資，或進一步擠壓自己的業務空間。

鄭生目前全家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，因此相關支出較少，但因前兩年在台灣區貸款買房，每月有數萬房貸負擔。惟他認為：「資金壓力尚好處理，但生活方式的轉變卻很難適應。如『在家工作』期間，孩子同時也在網上網課，自己需要兼顧子女的學習與功課，導致工作效率下降很多。」

此外，疫情期間菲傭提出離職，而眼下本地菲傭供應非常短缺。時間緊迫，自己在兩周時間之內先後去到八間中介機構面試，菲傭的人工開價也去到7000元。最終雖然通過高價簽到菲傭，但中間仍有兩個多月的「空窗期」，自己與老婆都要返工，屋企兩個孩子急需照顧，無奈之下只得「求救」外母幫手。